

部三第傳球蝦

水山 遠長



屋插偉特 著柳谷

982389

8577

80041

復旦大學圖書館

部三第傳球蝦

水山 遠長



畫插偉特 · 著柳谷



FUDAN

JFZ0000066591K 復旦圖書館

蝦球傳第三部
山長水遠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三 版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初 版	定 價 港 幣 一 元 五 角	承 印 者 嘉 華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德 輔 道 西 三 〇 八 號	印 行 者 新 民 主 出 版 社 香 港 干 諾 道 中 一 二 三 號	繪 圖 特 偉	著 者 谷 柳
---	---	--------------------------------------	---	---	------------------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7001—12000

目次

一	人鬼殊途·····	(一)
二	典當靈魂的人·····	(六)
三	鬱雷·····	(一五)
四	桐油缸裝桐油·····	(二三)
五	渡船·····	(三〇)
六	生觀音講道理·····	(三六)
七	鐵的隊伍·····	(四四)
八	破碎的夢·····	(五一)
九	自己選擇的路·····	(五一)
十	難童之家·····	(五一)
十一	沿着來復線走·····	(五一)

十二	珍貴的禮物·····	(七)
十三	這個衛生員·····	(八)
十四	第一課捉風子·····	(九)
十五	祝捷晚會·····	(九)
十六	血染沙水·····	(一〇)
十七	神槍手·····	(一〇)
十八	一個難題·····	(一一)
十九	後方醫院·····	(一二)
二十	人·藥品·服裝·····	(一三)
二十一	問題人物·····	(一四)
二十二	觸鬚·····	(一五)
二十三	陸地的海洋·····	(一六)
二十四	戰鬥的歡樂·····	(一七)

一人鬼殊途

鯪長鯪魚頭的走私差艦，沉沒在香港港外大嶼山附近，乘員中死的已葬身魚腹，或給海浪捲上岸來；生的呢，也各奔前途去了。祇有鯪魚頭一個人，他隻身置伏在海灘邊的岩石中，躲着不敢出來。他用草叢樹葉掩蔽着他藏身的洞口，恐怕他的部下看見。他看清楚差艦的大副怎樣制止士兵們爲搶奪死屍金錢的毆鬥；蝦球怎樣從艙中醒來奔出海邊；他們怎樣息爭分錢；怎樣埋怨他的霧水餅頭黑牡丹和富商魏經理……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但却無動於中。他絲毫沒有走出來和人群相聚的意思。人們爲死者的入土安葬而流淚，他和死者的關係比任何人都來得親切，但他却沒有一絲哀悼死者的感情。他真是一個硬心腸的人。他在岩洞內拭抹他那一枝冷冰冰的左輪手槍和幾粒僅存的子彈，然後又晾乾帶在身邊的美鈔港幣和銀行存摺。他寶貴這些東西，和寶貴他的性命一樣。他秘密收藏好這些財物，正如此刻收藏他的身體一樣。

龍大副葬掉牛仔拔槍向空中放了一槍，「嘯！」地一聲槍響駭了鯪魚頭一跳。他本能地握緊手槍，指向洞口，作自衛的準備。不多久，龍大副擊球等已呼嘯上山去了。鯪魚頭這才鬆了一口氣。他在洞內躺了大半天，



人們爲死者的入土安葬而流淚，他和死者的關係比任何人都親切，但他却沒有一絲哀悼的感情。

RW 677/05

深思默想他今後的出處。他第一步要做的事是找到一張漁船，用威逼利誘的手段要漁家載他到荖灣去，然後轉道回省，再作計謀。

太陽下山了。鯉魚頭走出洞口，在沙灘上他發覺三四具給海浪捲上來的屍體，臉形模糊，腹部鼓脹，他不敢正視他的那些淹死的部下。他又走到那兩堆埋葬黑牡丹、魏經理和牛仔的新墳前面。他有點迷信，他恐怕他們陰魂不息，會有鬼魂來附身追他索命，他身上的細毛管張鬆起來。陣陣陰風從山谷中吹來，他心驚胆跳，打了一個冷顫，膝頭一軟，就跪了下來。口中念念道：「生者平安是福，死者魂歸西天；陰陽異界，兩不侵犯。牛仔！黑牡丹！魏經理！我回去一定為你們修建一座墳墓，你們的陰魂安息吧！」念畢叩了三個頭，就急急站起身走開，頭也不敢回望一下。

黃昏時分，附近海上有好些晚歸的漁帆出現，鯉魚頭坐在海邊的岩石上等候着。不久，他終於高聲叫來了一張小漁艇，艇上只有老漁夫老漁婦兩個人，鯉魚頭跳上漁艇對艇家說道：「艇家佬，你送我到荖灣去，我賞你半個月伙食。」說完望望艇家佬的顏色，然後把手槍和幾張港幣一齊摸出來，把港幣塞在艇家佬的手上。艇家佬接過鈔票，望一眼他的手槍，就關照他老婆道：「開荖灣！拉起布篷來！」。海上的艇家一向受慣海盜的欺搾，知道他們都不是好惹的東西，艇家只好拼命把他的小艇向荖灣方向駛去。

★

八條大漢：士兵五、水手一，加上大副和蝦球，他們走到了一個叫做坑尾的小村落。他們向村人說明是沉船逃生的難民，許多人都圍攔來聽他們口述沉船的經過。他們買了一大鑊蕃薯，煮一頓蕃薯飯，飽餐之後，就派一個人到大澳去買回幾套布衫褲，然後乘坑尾村民代僱的一張漁艇，直駛青山灣。到青山灣，是蝦球的推轡。他說：「從大澳到香港，每天都有火船開行，我們一群生面人跑到碼頭便探查船，一定煮出麻煩，並且我們又有

手槍，查出一定要坐監。不如請船到青山，青山脚有很多走私貨船，時常來往華界，要到那裡都很方便。」大家就接納了他的意見。

往後怎樣生活呢？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便是他們在船上紛紛議論的中心。

最初提議「上山」的那個士兵是一個班長。名字叫吳猛。二十七八歲，歙州人。他是一五三旅的士兵，隨軍在山東定陶打了一場敗仗，全旅覆沒，跟五千多名官兵一同被俘。釋放後，輾轉回到廣東，又投入軍隊。他對他的舊上司張瑞貴的發跡歷史非常羨慕，他充滿了一腦袋綠林山大王的思想。他向衆人提議道：「噯！想發達甞有走偏門！走偏門最好是上山當土匪。我們的舊上司『生張飛』何嘗不是綠林出身？只要我們集結得三五百人，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如果政府招安，我們沒有司令團長當，最少也有個把營長當。在這個亂世，幾多人都是走這條路發達，我們難道不能學？」他的部下四個弟兄中的三個，就一呼應，擁護班長的主張，單獨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鶴山人林四海反對這個意見。他說道：「我有點意思現在坦白對各位說，我一向主張四海爲家，上山想富濟貧，本來無所謂，不過我們八個人，僅得一枝短槍，談何容易。萬一失手，必定兇多吉少。依兄弟主意，有一辦法，能令大家暫時棲身，慢慢再圖進展。」論讀書多，學問好，當推龍大副，可是說起生活之道，他却想不出半點高見來。他催促林四海道：「林大哥你有什么高見？請提出來！」林四海道：「無論士農工商綠林土匪七十三行，不熟不做，做土匪我兄弟就不熟。但是開茶室飯店，我倒內行。我做過十年八年樓頭。樓頭大家明白嗎？就是茶樓外橫寫菜單的就是。分下欄我照例分幾份。我上個月邊在敝邑鶴山高朋交界處和我女人開一間茶室，招待來往過客，生意還算不錯。想不到有一天上街買貨，硬給一隊過路軍隊綁入軍營，一直拉到廣州當兵，後來又派到失魂軍艦押運軍火。現在我想回去幫我女人盤頓舊業，我覺得同各位都是生死患難之交，如大家不嫌棄敝邑閉塞，請大家埋股份台股經營，辭做司機，我兄弟毫無所謂。經過這一次遇難，世界我都睇淡，能够朝魚晚肉，

過一天就吃一天。還想七長命百歲，當也司令團長？不知各位高見如何？」

龍大副聽到林四海這一套唯食主義的論調和提議，雖然覺得不十分進步，但很富煽動力而且也非常現實，比起吳猛的綠林主義的空想和冒險來，不僅合理近情，兼且可以長久支持，徐圖後計。開茶室飯店，是一種正當商業，到底比打家劫舍的綠林生活好得多了。但他不表示什麼意見。他向那個水手羅才問道：「你老兄又有什麼高見呢？」羅才斬釘截鐵答道：「我在鄉下東莞做過候糧，十圍八桌酒菜，不用求人；我還會做東莞鹽腸，如果館開茶室，我身上的錢全數交出來！」龍大副最後問到蝦球：「你呢？你有什麼高見？你到了青山後，打算回九龍紅磡去賣麵包吧？」蝦球答道：「我如果要回家，我搭大漢火輪現在已到步了。我當初聽吳大哥說上山，我還以為是上山打游擊，如果是做土匪，我不幹！」大副問：「打游擊？你知道怎樣打法嗎？」蝦球道：「我不懂。大哥們肯帶頭，我就跟着學。」吳猛插嘴道：「我的意思也是打游擊，不過說得老實一點罷了。其實天下的游擊隊都是一個樣，我在山東江蘇一帶也見過一些零星游擊隊，他們游來游去，自己不耕田，不拿老百姓的東西吃怎麼過活？」大副反駁道：「你錯了！你不能一竹篙打死一船人，游擊隊有幾十種，但有一種是絕對不搶老百姓東西的。他們是老百姓自己的隊伍，專替大多數窮苦老百姓謀幸福，除害虫。他們只徵合理的租稅，抽合理的公糧，就連軍隊補充，也是人民自願參加的，絕對不用繩來細綁像細綁林四海一樣。你不會清楚知道，你就不要亂說。」吳猛道：「好呀！你知道得這樣清楚，你就做軍師帶領我們幹吧！」大副道：「我們八個人只有一枝左輪打游擊，地形不熟，敵情不明，做土匪流寇沒有出息，不如活下來慢慢再說吧！」林四海笑道：「吳班長他大概是想當山大王討個壓寨夫人吧？」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大副靜想了片刻，然後鄭重說道：「我暫時以上尉副的資格，當大家的主席，徵求大家的公意，然後決定我們今後的行動。現在有兩個意見，一個意見上山做流寇，一個意見合股做生意，此外還有第三個意見嗎？」——沒有，我們就表決一下，各行各是，毫不勉強。贊成合股做生意

的舉手！」林四海、龍大副、蝦球、羅才四個人的手最先舉起來；士兵關賢廷是台山人，到鶴山做生意差不多等於跟他回鄉，他就舉起手來；另外兩個士兵一個是原籍湖南嘉禾的老廣東胡萬順，一個是高要人廖志强，也跟蕭舉起手來，吳猛看見兵心動搖，就高聲說道：「好吧！我除了放機關槍之外就沒有什麼本領，我就暫時改行幫大家做火頭軍吧！」大副道：「大家都同意做生意，那麼就接受林四海的好意，合股開茶室吧。總之，大家先求生存，再求發展，萬一生存不下去，再作另外打算，馬死落地行，我不信行不出一條路來。」大副說完，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發表他們創業的意見，好像茶室馬上就要開張似的。祇有蝦球一個默默無言，他想起牛仔的慘死，還覺得非常難過。

蝦球趁大家在青山候船，閒着沒事，就請准大副，回家去走一轉。他沿着青山脚走到青山新圩，坐在公路邊的小食物店裡，等從元朗駛香港往新墟的十六號巴士。這地方，是他舊遊之地，他曾在這小食店門口吃過香蕉，聽過附近芳蘭大學女生的歌唱，打聽過她們的來歷。當日坐在這裏的蝦球，對生活的觀念還是慢慢憐憫，瞎衝亂碰一場；當日那種對燒槍打水鴨打強盜的癡愛和幻想，已經暫時給實實在在的找活路、尋生計、經營小生意的念頭所代替。如果他今天依然還是獨自一個人單槍匹馬跟這個社會的無所不在的惡魔廝鬥的話，他惟有戰到遍體鱗傷，然後寂寞哀怨地倒下，像街邊無人垂顧的許多童屍一般；而現在，他經歷過一番痛苦的流浪生活，受過拘押、綑綁、毆打，終於掙扎求生，然後又是被奴役、欺騙、以至死裡逃生，這些經歷，磨得他比往日老練了，他的眼睛睜開來，他明白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了。比如說打游擊吧，這件事情可不像上羅浮山學劍那樣簡單，他知道有千萬人同他一樣想打游擊來生存，有了決心的人沒有機會，有了機會的人沒有決心，而有些人躊躇一陣自以為就是打游擊了，却原來是當土匪做流寇。他知道世事可不像他頭腦中所想的那樣簡單順利。又比如說鱸魚頭這個人吧，他是好人呢還是壞人？跟了他年打年長，平常給他的疏財好義的風度和打得驢得的才幹所欺騙，多少

人對他崇拜到五體投地，原來臨到患難交關時，他是那樣的胆小、陰險、卑劣、狠毒，殺人不眨眼，平日的慷慨好客，原來是一種偽裝的手段，完全是用來誘騙別人，買人性命的啊！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蝦球走了一段彎彎曲曲的道路，總算學了精，記取了這些經驗教訓。往日他找不到了大哥，就回去賣身投王狗仔，那時他還是孤立的，現在他有了朋友了。他的朋友好好壞壞還不能說得定，但誰都騙不了誰，結合起來做活，比較一個人單槍匹馬求生好得多了。一個人孤孤單單，人多就有商有量，俗語說：多個人，多個胆，這就是蝦球今天對個人和集體所抱的觀念，他是從生活的漩流里游泳掙扎之後才深切感到的。

青山新圩的環境，也跟蝦球的身心一樣，有了很顯著的變化。新的茶室多開了兩家，而且佈置得比舊日的茶室更雅潔。芳園大學的新學生也多了不少，他們來的來，去的去，他們是不是也有一些跟蝦球有着同樣懷抱的人呢？他們中有沒有一些願意跟蝦球這樣的人做朋友帶領他們求活做事呢？蝦球想：有的吧！有的吧！龍大副不就是一個麼？他不是讀飽了書也肯跟我們做朋友教導我們麼？他望膚那些衣著一天比一天簡樸的男女學生，一邊在瞎想。一輛巴士停下來了，他趕忙跳上去。

兩個鐘頭後，蝦球又乘巴士回來了。他的母親回台山還沒出來。他即刻就回青山廬躲。

★

鯊魚頭在笨拙的客艇中過了一夜，作過詳的計慮，一定要平安離開香港，不讓一根頭髮受到損失。他買了一身最普通的軍裝染色土布短衫褲，裝扮成一個小商人模樣。他的手槍綁在右手臂的內臂間，達到檢查時就舉起手來讓人上下摸他的身腰。他知道，除非是有人預先通水，否則十個檢查員有九個是馬虎大意的。他又擬了兩通報告差離失事的電報，一通給馬專長備案，一通給張果老說情，郵寄給鴻昌行船館的何老四託他用急電拍出去。各事停妥，他就乘最晚的一輪到深圳去的貨車，快到站就先下車，找一條熟悉的小路繞過中英交界的文錦渡，涉水

過河，到達深圳大站，便向站上打聽客貨混合慢車開廣州的時間。他不搭快車也是一種計謀，他要混身到人畜雜分的混合貨車中，避免火車上的檢查員搜檢他的美鈔和港幣。第二天，他終於等到了一列合意的慢車了。有蓋蓋的車廂里擠滿了人，他就攀上同樣擠滿了人的無蓋高邊車鐵卡里，坐在別人的腳下打盹。

列車到石龍停站，鱷魚頭醒來了。他站起來買東西吃。一邊觀察四週的人們。他很放心，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站上的防軍是一五四旅，這個部隊有很多中上級軍官他是認識的。他知道這一旅也跟一五三旅一樣，都有過一段不大光榮的歷史。那些軍官常常對他這樣提起這段舊事：「慚愧得很，我們在魯南蘇北打得並不怎樣漂亮！」在這句漂亮話里面的「不怎樣漂亮」究竟是包含什麼意思，鱷魚頭是很明白的。他看見在站上這些士兵的裝備還不壞，只是士兵的體格臉色都太差了。他想，他們比起他的部下的營養來，一定差得很遠。他感到很欣慰，他覺得他部下的士卒，雖然是好食懶動，却有更好的體力，必要時可以勝任衝鋒陷陣的要求。他想起蟹王七和烟屎陳這兩個得力幹部來，一個很壯勇，一個有智謀。他決心要好好栽培他們，重用他們。他又想起張果老來，他好像是一棵百年老樹，樹幹空了，樹枝也枯了，可是牠在地下的根，却還是一種可怕的力量。當今在朝的高官，沒有一個有魄力敢動手鏟除牠；正相反，人家反而還要依賴牠來保住這個江山哩。但鱷魚頭却不佩服張果老的「槍不離人，人不離鄉」的封建保守主張，這樣抱殘守缺，沒有衝破局處一隅的旺縣企圖心，怎能成大事呢？鱷魚頭將來有一天自會知道，到底張果老比他棋高一着，還是他比張果老棋高一層。張果老之所以爲張果老，就全在於他知曉了「槍不離人，人不離鄉」的利害處。他能堅決執行這主張一天，他的根苗就可以留存一天。現在，鱷魚頭在這輛高邊車上，還不知道廣州最近的形勢有了怎樣的變化，當他的脚一踏到廣州的地面時，他的命運，已經讓人給他安排佈置好了，只等他去照青實行。在這些事情上面，他是沒有自由意志的。

二 典當靈魂的人

蝦球他們乘搭的貨船還沒有開身，鱷魚頭已經到了廣州了。這個南中國的大都市，每一分鐘都在變化。鱷魚頭離開它才四五天，就彷彿有一點隔世的感觉。他一脚踏入新亞酒店五〇八號死鬼黑牡丹的房間，覺得有一股冷氣向他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週身的汗毛豎了起來。他獨個兒在這空洞的房間來回走動，嘆口氣，搖搖頭，他感歎人生變幻的無常。昨天活生生的人，今後再也尋不到她了。他坐到沙發上點着了一根香煙，仰面望着上面的天花板，不由得他不想起他的太太來。他猜想他那名義上的太太洪少奶此刻不曉得起了床沒有？自己一個人睡還是跟男子漢睡在一起？還是跟別人逃走了呢？他儘是往壞處想。他很想到刻上去看看她，向她打聽一點內幕新聞。他會不會因為這次沉艦事件挨扣留查辦的處分？要是真的嚴辦他的話，他究竟逃走好呢，還是託張果老說情緩頰？……想到這些事情上來，他的心亂了。他又不敢親自跟他太太通電話，恐怕會走漏風聲給馬專員知道，怕馬專員冒起火來，將他扣留查辦。那時候豈不是呼天不應，求援無門！他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還是不忙去看太太，先回黃埔跟張果老會面再作打算。他洗浴後更換了衣服，就僱了一輛野雞汽車直向黃埔魚珠駛去。

★

馬專員照例提早一個鐘頭從公館驅車上班，照例來洪少奶的客寓打一個轉，逗留三兩個鐘頭。這樣一來省得自己的太太囉嗦，二來讓洪少奶多些「自由」的時間，活動活動她的身心。他這樣安排，完全是爲了他自己個人的好處。幸好鱷魚頭還聰明，不曾莽撞上來，避免了許多不愉快的麻煩事。

洪少奶躺在床上休息。她接過了馬專員遞給她的洪斌的電報，看完後懶洋洋說道：「你幾乎把他淹死了！」馬專員詫異道：「我把他淹死？這才奇怪！」洪少奶道：「不是你委他當艦長，他怎麼會受這場虛驚？」馬專員笑道：「你們女人真會撒賴！派他到海南島還是你的提議哩！你忘記了？你還說鱸魚不會淹死的，你放鱸魚下海，正是得其所哉哩！」馬專員輕輕捏一下她的臉頰，繼續說道：「這些舊轍，比我的祖母還老！沉掉落得乾淨。英國送的伏波號，不是給招商局的船輕輕一擦就沉了嗎？何況是這些爛銅爛鐵無用的廢料。」洪少奶道：「既然是廢料，你還不快點當廢鐵賣掉，鎔化來做槍炮子彈，還留下來幹什麼？你們害死了多少人！你們做官也做得太糊塗了！」馬專員挨了罵，嬉皮笑臉應道：「中國的事情，你們女人是永遠想不透的。輪到你們女人來執政，恐怕還會比我們糊塗百倍哩！哈哈……」洪少奶道：「要是我來執政，我就先砍了你的頭！」馬專員聽說要砍他的頭，他快活死了。他走過去把他的腦袋伸到洪少奶的懷里，連聲喊道：「砍吧！砍吧！我甘願一刀兩斷，砍死在你的懷里！」洪少奶道：「你想投胎還早哩！你作孽太多，死得太早便宜你了。」馬專員道：「真是女人心，海底針，又利又毒！」洪少奶道：「我不跟你胡謔，我問你，你到底打算怎樣處置這件事？」馬專員摸不清楚她是指的什麼。他以為她是問有關她的身份的事，他抓抓他的大腦袋答道：「怎樣處置這件事？你說怎樣好？我是素來沒有成見的。不過，就事論事，如果老洪淹死的話，我就一定娶你做正妻，現在他既然活著回來，那麼，我們，我們就隨緣應變吧！你以為……」他話還沒有說完，就給洪少奶清脆地打了一巴掌。接著她就罵道：「呸！誰做你的正妻！我是問你怎樣處置他呀？誰沉了！他隻身脫險回來你怎樣安置他？」馬專員摸摸他的臉頰笑道：「我倒想弄明白你這一巴掌到底是恨還是愛？是恨呢，我就做個順水人情，把老洪下個另候任用的處置，讓他和你團圓聚聚恩情；是愛嘛，我就把他扣留查辦，讓他餓死在牢里，永遠不能出來妨礙我們的事！你知道，這件事是可大可小的。他這條性命握在我的手上。我們的愛情，也握在你的手上。來吧！我們來作個決定吧！」馬專員

脫這番話時。臉上的厚肉緊張膨脹，像個快要破裂的皮球似的。洪少仍受了馬專員的威嚇，心里有點慌了。她不願意把她跟別的男人的關係弄得分分明明。她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混，實在分分明明不得。要她不是屬於這個，就是屬於那個；倒不如不屬於這個，也不屬於那個；也屬於這個，也屬於那個較為妥當。她的這種人生觀戀愛觀，是開始於她年輕的時候在香港嫁給了一個富商做少妾，再又給這富商的大老爺愛上時養成的。她出生在一個破落的中華商人的家庭，受過香港的中等學校教育。她的父親利用她的出嫁來挽救自己商業上的失敗，完全犧牲了她的青春的幸福。她點根兒不曾愛過她的老頭子丈夫。當她愛上那個挑逗她的大老爺時，事情暴露，大老爺不敢負責，老頭子就把她趕了出來。她不甘願回父親那里去受活罪，就獨自一個人在社會上打滾。她做過酒家女侍，也做過貨腰舞女。自食其力好幾年。在這種生活的苦海中，她更深刻地了解到，她要是想活下去，就得不屬於這個，也不屬於那個；一有專屬，就糾紛百出，甚至打碎飯盤。到了香港淪陷，世界變了。他的遊戲衆生的生活，不得不結束了。她不得不專屬於一個日軍少佐。等到戰事結束，她又給鱸魚頭接收去了。直到今天，當馬專員又有接收她的傾向時，她的良心不讓她用鱸魚頭做犧牲來賣身給馬專員。她怕這樣作孽，將來必不得好死。她心想：誰要來就來吧！拿你們想要拿的東西去吧！一個吻，一夕的歡娛，要什麼就拿什麼去吧！但要我從這個人的懷里滾到另一個人的懷里，用一個人的血來做禮物，我不幹！我不幹！

她用她的雙手摔着馬專員的大腦袋道：「我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我什麼事情都作不得主。我連拒絕人的愛和接受人的愛都作不得主！你不要迫我作什麼決定吧！」其實馬專員也不是真的愛她。他的喜歡她，跟鱸魚頭的喜歡她一樣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出於利用的動機。這個，也瞞不過風塵中的洪少仍。她在香港有過一次經驗，她希望過鱸魚頭洗手上岸，決心陪他過活，爲他服務獻身心給他。可是，鱸魚頭却安排她作爲釣馬專員的餌。危險到來時，又棄掉她不顧。到了今天，她再也不相信任何一個男人了。馬專員雖洪少仍說不願作什麼決定，他也

不再追問下去了。他看看手錶，已經是上午十一點鐘，他就上辦公廳去了。

洪少奶起床打扮停當，已經是正午十二時。草草吃了飯就揹電鈴叫來一個侍役，問道：「貴哥，你同我落五樓探探五〇八那個女人回來沒有？你千萬不要說是我叫你打探的。」亞貴點頭笑笑。洪少奶道：「你笑什麼？」亞貴道：「世界事真是無奇不有，前些時五〇八的那位小姐又叫伙計來打聽你回來沒有，你們兩個女人你打聽我，我打聽你，怎麼不索性碰一次頭呢？」洪少奶笑道：「亞貴，你們酒店夥計不要多管閒事，世間奇怪的事多着呢！快去吧！」亞貴十分鐘後回來道：「洪先生一個人今早十時回過來，坐半點鐘就出去了，一直沒回來過。」洪少奶聽罷賞了亞貴一點錢，就出門驅車一直趕到黃埔去。

★

鱷魚頭躺在張果老的煙床上，詳細細細報告了這次沉痛的損失和經過，張果老聽了沉思許久，然後問道：「你有什麼打算？」鱷魚頭必恭必敬應道：「我一直就回來向司令報告，聽司令的指示。」張果老道：「你見過老馬沒有？」鱷魚頭道：「還沒去見他，在香港已打電報向他備案。」張果老道：「你不要去見他。等過幾天，你的新任命發表後再去找他。」張果老接過鱷魚頭遞過去的煙槍，響亮地抽他的雅片煙。抽完，放下煙槍。咬半片芝麻糖在口中嚼碎，然後呷一口濃茶嚥下去。仰躺著什麼話也不說。鱷魚頭等了許久，忍不住問道：「那方面的新任命？」張果老道：「還有那方面，你以為朱德會委你麼？」鱷魚頭摸不著頭腦，不敢再問，用煙針蘸了一點煙膏，放在煙燈火口上燃起來。張果老望著瓦礫說道：「你知道我素來是主張槍不離人，人不離鄉的。要自保安全，這是上策。但上頭不這樣想。在整個戰畧要求上，各地各鄉分封割守，容易給敵人以大吃小，各個擊破；因此，聯防自衛，互相策應，守望相助，本來是道理。不過，世界事，道理很漂亮，做起来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攪自己的肉，補人家的瘡，我不幹！我還是堅持槍不離人，人不離鄉。我們的武裝隊伍決不由人調來調去！」鱷

魚頭道：「上頭同意嗎？」張果老道：「折中辦法是只要我們的人，不要我們的槍。叫我推薦一個人當新編的編兵保安團團長，我提出你，大概會通過。你相當團長帶兵，你就得去招兵買馬。這是肥缺，也是苦差。」

鱷魚頭聽說他就會當團長，他心花怒放，那隻紅鼻頭顯得特別光亮。他又遞烟槍給張果老，張果老不抽，他就放下來不抽，假謙虛道：「司令，你的保荐我很感激。但我怕不能勝任，辜負你老人家的好意呢！」張果老不吝氣道：「我就是就心你不勝任。你們校長的帶兵秘訣，他在黃埔沒有教會你。這十幾年來你出了家，也不會跟他實習過，所以我要特別點醒你！你的校長跟他的部下，直到今天還是要這一套把戲，多少英雄好漢都受了騙，給掌握得動彈不得。你就得當心這點。我警告你兩件事：第一件，你要精通掌握之術。上頭要用你，一定設法掌握你，但上頭永遠也不相信你，怕你會造反。所以上頭要你做團長，他一定越級直接掌握你的營長。三個營長之中，你最多只能保荐一個，甚至一個都不能。在這情形之下，你就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你一定又要越級直接掌握若干個連，使那幾個營長奈何你不得。營長要是掌握了你的排，你再深入掌握你的班或資深老兵。這種越級掌握之術，是中國軍隊的特色。是你的校長發明的。你要帶兵，對於這門功夫，非肯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可。你千萬要記着！第二件，今後不管訓練或作戰，明哲保身之道，全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八個大字。軍隊由上至下，既然有了私心，賞罰就永遠也不分明。所以打勝仗挨撤差，打敗仗連昇三級的事情是常有的。你不要自作聰明，好大喜功，稱強逞能，一定撞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八個字你牢牢记着！」鱷魚頭連聲：「是的，是的。司令講的對。」張果老又道：「我索性跟你明白吧！我這次肯送出我們一部分子弟出來讓上頭指揮使用，我們出的是人命，上頭出的是器材械彈，表面看來，這宗買賣我們送貨賠錢，好像很吃虧，其實不然。打勝了仗，保住了半壁河山，我們勞苦功高，大家有得撈；打敗了仗呢？兵敗如山倒，我們的子弟都是識途老馬，每人拖枝七九或輕機回鄉下來，正似少女出門接客，賺回嫁粧，除家還有積，我們有槍又有人，誰來當皇帝，都會來同